

鏖战竟日，杀伤相当。十二日，该逆逼近安陆府城，刘维楨一军乘夜击之，遂折而东趋。十五日，姜玉顺一军在应城迎剿，以兵力太单，未能扼截。臣接曾国荃十六夜来信，贼之头队已至义堂镇，距德安府城四十余里，必向孝感大路奔窜等语。计算援剿之师，鲍超一军于初九日行抵枣阳，周盛波、张树珊两军初九日至随州，刘铭传、刘秉璋两军亦向随枣一路进发。兵力均在鄂省。

西路贼知援兵将至，疾驰东趋，此剿彼窜，备多力分，迄无制胜之策。现惟檄令鲍超、刘铭传等军仍向鄂东分途追剿，不知能否补救，曷胜忧愤。西路张逆一股，迭据各路报称，贼由临潼县属之交口等处渡过渭北，势将窜扰同朝，窥伺晋省。臣前于初九日接鲍超来文，因任赖股匪逼近襄阳，业经自行奏明移师赴鄂，先剿东股等语。臣以筹画月余，无兵入秦，正深焦灼。次日接乔松年函称，鲍超若由荆紫关入秦，正恐逼贼愈西，转形棘手。若由潼关进兵，机势较顺。臣即改檄刘松山速从潼关入秦。顷据刘松山禀报，已于十六日自洛阳拔队援秦，年内必入潼关，或可在同朝等处设法拦剿，保全晋省完善之区。

此剿彼窜，备多力分，迄无制胜之策。

刘松山、张锡嵘等既已入秦，应即在陕州设立粮台，仍派候补道薛书常管理。江南之饷银、洋药等件，拟由徐州雇备长车，解至河南省城，请旨敕下河南抚臣李鹤年，亦雇长车转解陕州。如此分段递运，较易集事。至三河茅津渡一带，河冻冰坚，必须有兵与晋省夹河设防。已商之李鸿章，于淮勇中酌调一两军，径赴陕州驻扎矣。谨附片具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，谨奏。

较易集事。

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

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再，花翎运同衔容闳，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，往来花旗最久，颇有胆识。臣于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，饬令前往西洋，采

容闳颇有胆识。

实与古人出使
绝域其难相
等。

办铁厂机器。四年十月回营，所购机器一百数十种，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。查该员不避险阻，涉历重洋，为时逾两年之久，计程越四万里而遥，实与古人出使绝域，其难相等，应予奖励，以昭激励。合无仰恳天恩，俯准以同知留于江苏，遇缺即补。理合附片陈请，伏乞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回驻徐州接篆任事折

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

奏为微臣回驻徐州接篆任事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自以迹涉畏难
取巧。

窃臣于正月初三日，承准军机大臣字寄，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谕：“曾国藩于来年正月初旬接两江总督关防后，即著回驻徐州，力顾东路，并顾李鸿章后路办理粮饷，无令缺乏。江督事繁责重，此岂可以安逸之时。该督自以迹涉畏难取巧，无以对部曲，未免鳃鳃可虑。所请令丁日昌暂护通商大臣关防。丁日昌系该督所属，即著责成该员妥办中外交涉事件，仍留该督统率，毋庸令其护理关防。等因。钦此。”

解释疑虑、启
发颡愚者无微
不至。

圣恩优渥，指示周详，闻命之下，敢不懍遵。即于初六日自周家口启程，十五日行抵徐州府城。十九日，署督臣李鸿章派员将两江总督关防、两淮盐政印信并通商钦差大臣关防汇送前来，臣当即恭设香案，望阙叩头，祇领任事。伏念臣精力日颓，治军无效，本不敢再膺繁剧，贻误地方，仰蒙皇上训诫再三，曲为开导，不责其畏难取巧，并谕以事繁责重，所以解释疑虑、启发颡愚者，无微不至。循诵圣训，感惭无地，惟有誓心竭力，图报涓埃，常早作而夜思，求尽忠而补过，庶以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。所有微臣回至徐州接篆日期，恭折由驿驰陈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